

绘事随笔

□黄礼牧

场——这是物质又仿佛是非物质的东西，在我看来是切切实实地由物质与精神合并的。我不想用世俗的成功学来评价刘伟。让我们走近刘伟的场，感受一个人的精神世界，感受一个人的场对于他所在的地域城市文化圈的影响力。

十多年前，我与王跃文、何立伟被好友曾小明请到刚刚开张的长沙睿餐厅吃饭。早听说这个设计来自于全球顶尖级的台湾设计师登琨艳，由登琨艳携本土设计师刘伟共同完成的长沙睿主题餐厅，把睿的元素用到了极致，长沙睿古睿的碎片、匣钵，都成为装饰的材料。其空间大气磅礴，让人惊艳。未见刘伟其人却已经在刘伟的场域之中了。

后来，我家附近开了家茶馆名曰尚书房，设计很有意思，处处体现一种人与自然的融合，器物摆设没有强烈的湖湘特色。朋友肖欣过生日，我帮她筹划在尚书房。席间，何立伟说：“把刘伟喊来，搞点香点起。”于是，传说中的刘伟出现在我的面前。他带来一些木头的粉末，很虔诚地点燃，顿时整个房子就环绕一种香气，于是就雅了。

檀香的气味让我记住了第一次见面的刘伟，缭绕的香气成为记忆名片。

刘伟好像来自于另外的世界。很干净的脸没有风尘与浊气。他常常穿唐装，却有汉服的某些味道。裤子是那种亚麻布的古风男子宽裆裤。他五官分明有棱角，双目略微上挑，眉眼开阔疏朗，有传统戏剧小生的俊朗。

四年前，我到清水塘刘伟工作室去请教我的新家装修设计，在电脑里看他获奖的设计作品。他的工作室极为雅致，各种陈设器物让人感觉那么温馨可人！这个工作室在清水塘的塘边，与一个世纪前毛泽东的旧居遥遥相对。我仿佛窥见一个秘密：都市里不可以复制的田园，这里还遗存着那个巨人的巨量的信息，这里是最能接湖湘地气的所在。“塘边上”是刘伟的主战场。

2012年底，郭文光做东邀聚于尚书房，有刘伟、王小保，还有一位外



图为刘伟设计作品《会无轩》实景。

地画家，我正好手上带一个速写本，让在座的各位献艺。郭文光画了现场速写，外地画家画了尚书房的桃源绣片，刘伟坐在长条桌与我相对的斜角，他画了一个我的速写，画得很好。我这才晓得刘伟的线条功夫。后来才知道，刘伟在上世纪80年代末去四川考研，两次夺得人物画专业考试的头筹，但是因为外语成绩不好，失去了专门攻读人物画的机会，从此入行到设计领域。

刘伟常常在微信上发布一些图片，配上他急就的诗句，给我带来视觉和心灵的愉悦！刘伟是营造意境的

高手，信手拈来几朵枯萎的兰花，放在随意的几笔水墨的宣纸上，信手写出：兰枯墨润笔生烟，影暖风寒笔如泉。苏州的听枫园的茶室，范氏宗祠的梅花，早达园的清气……

他偶尔也画画，水墨人物与山水都来得，他题画的诗句皆出自于自己的创作，比如“红尘犹梦境，云水不知秋”等等。写诗联句仿佛是只要是中国人都几下的本事，但是，这要看人来看，看刘伟的很少的诗句，但他的诗情与境界已经展露无遗。诗可以学，抑扬顿挫平仄韵律，但境界却是无法学会的。

刘伟的『场』

□中梦

刘伟懂得怎样珍惜城市的好。当年刘伟为火宫殿设计，当时的领导要把火宫殿的牌坊转移，为此，刘伟煞费苦心，苦口婆心，还用文字报告通过自己的老师转呈给当时的市长大人，让火宫殿的牌坊成为文物保护单位原地不动，让文夕大火之后的罕见的长沙古建筑得到保护。

刘伟为铜官窑做的整体设计，体现了他对于湖湘瑰宝的热爱。他用心做设计，让我们的文化遗产得到最大限度的保存与呈现。

刘伟静气讷言，守得住自己的精神气场。

铁划银钩操吴戈
荡气回肠舞《国殇》

□东方既白

前不久在长沙毛泽东文学院举办的“罗长江书画作品展”上，高180cm的10条屏《国殇》巨作，如同操戈披甲、旌旗蔽日的猎猎战阵，声势夺人，引来观众纷纷驻足品赏并摄影留念。屈原名作《国殇》既关于惨烈战争杀伐的书写，也是对无数将士力关山的颂挽与感怀，是一种慰灵之祭。作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倾情之作，作家、书法家罗长江大笔如椽，奔雷掣电，整幅作品雄健而不失苍茫，刚毅而不失灵动，凛冽而不失

炽热，蓄积着浓重的文化气息和正大气象。铁划银钩之际，如见草莽里的惊蛇，乌云间的闪电，瞩目的金刚；如闻岁月深处的鼓角齐鸣、矢石交捷。这副战阵般的书法巨作气、势、笔、墨、神、魂俱佳，品之味之，令人荡气回肠。

（罗长江，湖南隆回人，国家一级作家，湖南作家书画院副院长，湖南省作协散文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。曾任张家界市政协副主席、市文联主席、市作协主席。）

佳作共赏



艺苑风景

初学中国画

□宋坦芝

长沙老年大学芙蓉区分校坐落在芙蓉区政府大院，这里环境优美宁静，教室宽敞明亮，教师久闻其名。退了休的我舍近求远，慕名而来。

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走廊壁挂的幅幅丹青墨迹，色彩斑斓，为绘山水画及花鸟班老师所作。学员们的字画亦有“半壁江山”，其间的舞文弄墨无不展示着大家老有所学、学有所获的快乐。忽闻不算娴熟的二胡声阵阵传出，原来隔壁便是民乐班的训练场所。不出几步，我又来到舞蹈教室的门口。上课时间还早，一面墙的大镜子映照出三三两两舞者亭亭的身影——这是老年大学吗？她们是这样年轻，这样婀娜多姿！正巧又邂逅了一位朋友，她在工艺班学习绢花制作，当即捧出刚刚完成的一款“水瓶式玫瑰”，她的笑又如花般灿烂……

于是，结伴同行，穿越繁华闹市，迎着满目秋色，我们像上班族一样赶公交车，像孩子们一样上学去。于是，带着一份久违的热情，我又坐在课桌前，成为了绘画班的新学员。

我对自己“知天命年从头学”的绘画班选择尤其心中无数。开始，我照葫芦画瓢也总画不好。虽一丝不苟，却学得十分费劲。一次，我的浸润成一塌糊涂的“水墨画”被

课堂上的老师看到，他戏问：“你是自来水公司退休的吧？”在大家的笑声里他又细致地为我讲解开来：“新手注意要用‘渴笔’，什么是‘渴笔’呢？……”正是老师每课必有的作业讲评，讲台上的笔墨示范，一对一的个别辅导，以及“一针见血”的作业批改，为我打开了一扇学习中国山水画的入门之窗。我也在日复一日的“快乐习练”中，领略了老师讲授的“画要随意，越随意越好”的真谛。

不知不觉，一个学期的学习即将结束。在中国画的博大精深面前，我成了一名虔诚的信徒。提起画笔，便心静如水；走进课堂，便如同踏进了一个亲近美妙的快乐殿堂。我和老年大学的学员们一起，在课堂上仔细聆听老师的传道解惑，全神贯注观看老师的作品示范，回家又多会“出成果”。

此时，我静静地坐在座位上，等老师批改的作业发下来，看看自己是否又有了些许的长进？今天将继续学画柏树，窗外秋日的阳光明媚依旧。



《伪装者》

谍战剧偶像化的新出路

□一鸣

在《伪装者》出来之前这几年，谍战剧似乎逐渐走向了末路。同类型的竭泽而渔，抗日神剧的屡刷下限，经典高山的无法逾越，如此种种的因素让观众已经对“抗战”、“谍战”、“旧上海”这些词汇有了一层厌烦情绪。除非出现新的经典，否则来一个死一个。

不敢说《伪装者》会是一部新的谍战经典，但至少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式：偶像化，同时保持高水准的制作。显而易见，胡歌是这部剧成功的最大因素。在此之前，胡歌多走玄幻爱情题材的偶像剧为主打路线，一路走来下来，累积了大量粉丝，从而保证了本剧在开播以来受到了巨大的关注。

胡歌第一次演谍战剧，这本身就是一个话题，因为里面包含的信息是，偶像派开始

朝实力派转变了，我们的“胡猫”、“胡老大”虽然长得帅，其实也是一个有追求的演员哦。于是开始刷屏，开始在微博上制造当日话题，开始把剧中胡歌的动作和表情制作成微信动态表情，病毒式传播开来。我们不能说这种粉丝经济和病毒营销不好，这是市场现状，也是本剧能引起关注的手段之一。

至于胡歌本人的演技到底有没有突破，我们在此深谈并没有意义。事实上，明台这个角色非常具有挑战性，一个富家子弟，意外成了军统特务，又经过“开悟”，加入共产党，成为双面间谍，内心的纠结，身份的模糊，情感的压抑，非一般演员难以驾驭。胡歌个人气质和外形优良，很多时候，大家需要的是他外在一面的魅力展示，内心戏尽量简化，人物依然能立起来。

本剧叫《伪装者》，可以说是名副其实。剧中绝大多数角色都是具有多重身份的“伪装者”，明氏三姐弟个个都是具有两重、甚至三重身份的人，你很难在一部剧中看到这么多的假象、欺骗和怀疑。谍战剧的本质就是怀疑和伪装，而《伪装者》把这两点推到了极致，几乎所有的角色都心事重重，各自扮演，无端猜忌，焦虑不安。这是本剧最精彩的部分。同时，也折射出那样一个三方政权相互较量厮杀的乱世下，人们身份感的缺失和信任感的沦陷。

当然，太多的斗斗枪枪战战还是稍稍拉低了本剧的品质。观众并不傻，不一定要看那些无聊没用的神枪以及飞檐走壁，只要故事本身足够精彩，哪怕是一场平和的对话也能让人惊心动魄。